詩集傳

詩集傳卷第十三

北山之什　　小雅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此說與杕杜同偕偕強壯貌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

剛經營四方

嘉鮮皆善也將壯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大車牛車也疧病也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譬如任小人者患及其身亦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光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雝蔽也重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大夫行役久勞而不息故稱天之無不照臨言臣下無賢勞而不察者也艽地名也初吉朔日也行始於二月而載離寒暑則冬矣是以思有共德之人而事之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奥煖也出宿不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穀善也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靖共其位而與正直庶乎神之聽之而以女爲善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幽王作樂於淮上而人疾之故思古之君子焉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鼛大鼓也妯動也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鐘聲也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幽王之世風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詩於籥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矣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除也與與翼翼蕃也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妥安也侑勸也介助也楚茨傷今而思古之詩也故稱古之人去其茨棘以蓺黍稷以實倉廩以爲酒食以享先祖於其享也主人拜尸而安之祝勸尸而食之所以事之無不至者故於餘章

詳言之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剝解之也亨飪之也肆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內其生所以待賓客也於是先祖大而安饗之報之以介福皇大也保安也介大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

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有容也俎從獻之俎也其實燔肉而肝炙君婦王后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內羞庶羞也庶多也多爲之者以爲非特以享也將以祭終而燕尸賓焉故及其燕也獻醻交錯而無不徧行禮至卒而無非度笑語至卒而無不得言和而不亂也古者於旅也語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

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竭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

至也善其事曰工苾苾芬芬香也卜予也幾期

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齊整也稷疾也

匡正也敕戒也極中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

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

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中和

應萬物而不匱言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

止皇尸載起皷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於是禮備作鐘皷以戒在位主人就位於堂下西面祝致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尸遂起奏肆夏以送之諸宰徹饌后徹豆籩既畢歸賔客之俎而燕同姓所以尊賔客而親兄弟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後禄祭之餘福也將行也惠順也替廢也引長

也祭畢而燕於寢則祭樂皆入以安其餘福殽羞既行兄弟無有怨者皆慶於君曰神乃歆嗜飲食將使君壽考既順且時兼盡而有之矣子孫尚能勿替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也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禹治洪水而成王墾闢汙萊至

幽王之世其迹皆在而王弗治故君子思古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霢霂小雨也言仁人在上則冬有積雪春而繼之以雨故百穀無不遂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翼翼脩治也彧彧茂盛也斂稅曰穡畀予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祜

田中爲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爲菹而獻之所以盡四時之異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牲用騂牡周尚赤也祭禮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而獻之以告肥也鸞刀刀之有鸞者也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也取膟膋燔燎以報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爲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爲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爲

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盛也介助也烝進也髦俊也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爲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乏之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六穀也明絜也犧純色也秋成而祭社及四方報其功也周官仲秋獮田以祀方慶賜也農夫之慶旣蜡而息農夫也御迎也田祖先嗇也孟春旣郊而始耕則祭之所以祈甘雨也周官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攘取也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成王之勞農也農夫以其婦子饋於南畝於是

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成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稼種也覃利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若順也

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成王之所欲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孚而始房也皁實而未成也旣堅則成矣旣
好則美矣稂童粱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食
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苗也仁人在
上則虫蝗不作民以爲田祖投之火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渰雲興貌也萋萋雲行貌也祁祁徐也時雨旣
降民急其上上先憂公田而後其私及其成也田

有餘穀力不能盡故以其餘爲鰥寡之利穧鋪

而未束者也秉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成王之來視其穫也則遂禋祀四方以報其成

功騂黑南北之牲也蓋略言之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

奭以作六師

洛滌沮也泱泱深廣也茨蒺梨也韎韐士之韠也蓋染之以茅蒐韎赤貌也洛之水泱泱其無窮使洛受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失其利洛維不受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益王者之有爵命猶洛之有水也古之王者以其無窮惠天下之諸侯以結其驩心故諸侯之除喪而未命也服其士服以朝於王王遂命之使將六師焉傷今幽王愛其無窮以失天下之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

年保其家室

鞞容刀也琫上飾珌下飾也此其所以錫諸侯也諸侯有王者之命乃能安其室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福祿既同言與諸侯共之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原其所以爲是

說者不過以詩之乘其四駱爲守其先人之祿位是以似之爲嗣其先祖其說蓋勞苦而不明如此至於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有是以知其爲曲說而不可信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也君子内脩其身充滿而發於外人望見其容貌而知其君矣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之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義其發於外者儳然小人爾是以

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黄色之上也芸黄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華之不黄也則亦白而已君子之不處也則亦行而已處亦君子也行亦君子也故曰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亦不失盛也傷今幽王之不善

無所往而非不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三

詩集傳卷第十四

桑扈之什　　小雅

桑扈刺幽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有文貌也胥辭也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故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蔽也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戢歛也那多也王者屏翰四方而爲諸
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
以受多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兕觥罰爵也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
自戢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鴛鴦在

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鴛鴦匹鳥也方其止而取之則盡之矣故於其飛而取之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也馬之在牧者無所用之則委之以摧其在廐者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言君子之於物將用其死則不忍絶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其養此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禄也摧莝通秣粟也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也蔦寄生也女蘿兎絲也奕奕憂不定也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爾有旨酒嘉殽曷不與兄弟樂之也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

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
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
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
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雪將降而霰先之故不宴者誅滅之先也君子
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

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它矣知不可得免之辭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關設舝也幽王嬖褒姒以亂政小人並進故君子思具車以逆賢女雖飢渴而不顧庶幾內有賢妃德音之士來會於朝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茂貌也鷮雉也辰時也林平而無險則雉集之王者內無嬖后其心樂易則令德之士將來教之因以奉其燕樂好之終身而無厭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恐賢女之不可必得故曰雖無旨酒嘉殽姑飲食焉可也雖無德以配王姑歌舞以樂之猶愈於褒姒之在側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

爾我心寫兮

鮮善也陟高岡而析柞薪爲其葉之蔽也褒姒

之蔽王猶柞薪耳今誠去之使我得見王焉則

吾憂心庶幾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

景大也褒姒之在王側君子無復得進者今誠

去褒姒使我見王如仰高山景行得行焉則吾

將具四牡調六轡以爲王聘賢女而致之以慰

我心然則褒姒苟在雖有賢女而莫敢逆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貌也青蠅能變亂白黒故以比讒人焉樊藩也止之於藩欲其遠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棘皆所以爲藩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賔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旣設舉醻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楚楚脩絜也殽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旅陳也偕齊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的質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旣安賔然後以縣以避射旣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旣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湯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烝進也衎樂也洽合也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壬任也謂臣之任事者卿大夫是也林君也湛樂也載則也手取也仇敵也室人宗室也又復也康安也此章言既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於其祭也先作樂以求諸陽故秉籥而舞舞者與笙鼓和應以進樂其祖考以合見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

其卿大夫也於是神則嘏之以福使其子孫無不湛樂者祭既畢歸賓客之爼而留兄弟曰將燕樂於寢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以樂之其燕也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膳宰賓之敵也賓取其敵以與宗室皆入於寢而又燕於是酌以安之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方

其未醉也其禮猶在爾及其旣醉則不可知也
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抑抑愼密也怭怭媟
嫚也
賓旣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旣
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旣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僛僛不正也郵過
也傞傞不止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幽王與其下相尚以酒至有以不醉爲耻而強

使醉者故告之曰夫飲酒則必有醉者有否者

爲醉者之不善也是以既爲之監復爲之史以

伺察之而乃反以不醉爲耻哉盍亦勿從而謂

之使皆醉而益怠焉可也故告其醉者使慎其

言語告其不醉者使勿從醉者之言羖未有童

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苟人知所以自戒則

雖三爵而有不敢者况又其多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頒然而大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在鎬耳寡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樂恬於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毛氏因在鎬之言故序此詩爲思武王以在藻頒首爲魚得其性蓋不識魚在在藻之有危意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

采菽采菽筐筥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采菽以爲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故先王於其來也錫之以車馬重之以衣服不敢忽也玄衮玄衣而衮龍也黼白黑雜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

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泉始洌也檻泉正出也觱沸之清泉吾將

采其芹君子之來朝吾將觀其旂徒視其旂之

淠淠而徐也其鸞之嘒嘒而和也吾以是知其

有禮矣是以駕而往迎之於其所至言無所不

禮也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

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赤芾蔽膝也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

君子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

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從由也柞之枝其葉尚無

不蓬蓬者而况於天子殿邦之諸侯而可以無

福祿乎諸侯而有福祿然後能辯治以左右王

室矣故曰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

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繂也纚緌也葵揆也膍厚也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弃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古之明王揆其所欲而厚之以福禄則無不至者今幽王安於佚樂而忽遺之則是亦庚王而已無復懷者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之張也騂騂其調利挽之而體節皆應及其弛也翩然而反節自爲處其勢無以相及譬之

如兄弟昏姻親之則合而疏之則離是以告之
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故此詩言幽王之世王
族怨望相病亦無有善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綽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民之相怨也以一方而已未嘗以自反也受爵
而不讓者知尤之矣而至於已則忘其非此所

謂一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饇飽也孔空也老馬必憊其駒必強老馬不自

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

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

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爲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

其空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

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

量者亦猶是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猨屬也附木桴也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強而親矣特患徽猷之不立無以來之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晛日氣也遺予也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令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西夷也言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

不相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菀茂也蹈動也暱近也靖治也極誅也君子之領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徒以幽王暴虐神所不予天意動矣故相戒以無自暱近曰今雖使我爲治後將誅我不可知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息也瘵病也邁行也行則放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鳥之高飛亦傅于天則止令王之心不知其所至曾飛鳥之不若也曷爲使我治之而居我以凶危之地哉矜危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四

詩集傳卷第十五

都人士之什　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美也都人士士之有美人之行者也周忠信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夫須也其皮可以為笠緇撮緇布冠也君子

女女之有君子之行者也髮之爲物疏密如一而本末無異有常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瑱也琇美石也實塞也吉姞也春秋傳曰姞吉人也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之見是女者皆以爲尹姞之女言其知禮也苑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也蠆螫蟲也其尾上卷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

兮云何盱矣

旟揚也盱病也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

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

之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王芻也局卷也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

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

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言其知

怨思而已不知義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詹至也五日爲期六

日不至而怨之言非所當怨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綸釣繳也田漁君子之所有事而婦人不與也

令也狩則欲爲之韔弓釣則欲爲之綸繩言無

節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此章言其悅之無已故詠歌其釣之所獲於其獲也又將從而觀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矣今不能而思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召公之營謝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

有牽傍牛者凡行者皆集於謝則召公告之以歸矣言不久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

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君子之在下譬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

難然見者無不悅之故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黒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苟吾心誠愛之君子豈遠我而不告哉苟吾心

誠藏之何日而忘之哉吾之所以忘之心不藏

也君子之所以不告吾不愛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后褒姒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也已漚則爲菅取白華而漚之又以

束白茅焉言表裏無不絜也今申后之脩如此

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王者之所履也猶圖也菅茅之爲絜也至

矣其生也白雲露之其所受以爲質可知也已有人如此而王獨弃之曾不圖天步之艱難非此人莫與共之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也豐鎬之間其水北流水之性未有不流於東南者也水流於東南則其所及者遠逆流而北則其所能浸者稻田而已不及遠矣王者推其親親之恩自王后始其下將無不蒙澤者今反其常而愛褒姒故恩止於一人而下無所賴矣是以君子嘯歌傷懷而念碩人碩人中

后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所以

焰也薪之善者當以爲爨反以爲焰譬如申

后之賢不獲偶王而弃於外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鐘于宮外未有不聞者幽王内有嫡庶之亂

而求外之不聞難矣君子之念王慘慘其憂而

王視之邁邁其不顧言無悛心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鶖也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弃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鳥之雄者右掩左其雌左掩右言陰陽之相下物無不然王曾是之不若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卑貌也疧病也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

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攺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小鳥貌也黄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
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甞之
古之君子不以菲薄廢禮雖瓠葉之微猶將采
而亨之以爲飲酒之葅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
餼而不肯用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言一兎也獻主人酌賔也

有兎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酢賔酌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主人既卒酢爵復酌賔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

征不皇朝矣

漸漸高峻也幽王之亂下國背叛王將以力征服之而不得故告之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之乎吾見其高而巳不可平也山川之悠遠而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巳不可盡也今諸侯背叛而欲以武人征之吾亦見其益亂而巳不暇使之朝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非所以來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崔嵬也沒盡也出出出之於亂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蹢蹄也豕四蹢白曰駭白蹢豕之尤躁疾者也烝進也畢噣也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馴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於滂沱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以懼而深謀阻兵以自救勢之相激其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夫使武人征

之而尚何暇及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也其華紫赤而繁將落則黃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曲梁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能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無暇及飽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歲暮草黃矣而行者不息言久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草黃極則玄久役而弃其室家曰矜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小貌也棧車役車也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五

詩集傳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位五十年其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政行於西南而不及於東北其後虞芮質成於周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書曰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受命作周也然學者或言武王克商而稱王文王之世紂猶在上則王號

無所施之予以爲不然文王之治西南諸侯之大者也故猶可以事人及其行於四方則天子之事也雖欲復爲諸侯而不可得矣是以即其實而稱王紂雖未服而天下去之其所以爲王之實亦亡矣故文王之得此名也以其有此實也紂之失此名也以其無此實也空名雖存而衆不予其存無損於周之稱王而其亡不爲益矣是以文王之世置而不問至於武王紂日長惡不悛於是與諸侯觀政於商以爲紂將改歟則固將釋之釋之非復以周事之矣存之而已

若其不改則將伐之伐之非以成周之王也為不忍民之久於塗炭而已不然豈文王獨能事紂而武王不能哉從世俗之說必將有一人受其非者此不可不辯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之在民上其德上昭于天蓋周之有國數百千歲矣至是始受命以有天下君子曰周之德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是哉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

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

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勉也哉載也侯維也文王維不專利而布

陳之以與人人思載之是以立於天下者未有

非其子孫也文王之子孫適爲天子而庶爲諸

侯其祚無不百世者是何故也凡周之士雖其

不顯者猶莫不世而況其顯者乎士猶且獲世

而況文王之子孫乎此所謂陳錫載周也厲王

之世榮夷公以專利爲卿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此之謂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皇大也楨幹也士之不顯者猶且翼翼不忘敬也而況其顯者乎言士未有不可用者也是以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爲周之幹言無所不容也無所不容此文王之所以安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和也熙光也假大也麗數也不億不徒億也天命文王使有商之子孫商之子孫衆矣而維服于周言其德無所不懷雖商人亦無有與之較者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冔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殷人之來助祭

於周者尚皆服其臣周也新矣然而文王無不受者言其德廣大無所忌間也故以告於成王曰王之進臣可無念爾祖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述也配順也駿大也既告之使修文王之德順天命以求多福則又告之以殷之未失衆也其君皆能配天及其末世維違天以敗故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言天命之難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過絕也義善也有又通虞度也知命之不易故告之使無自遏絕於天亦明善問度商之所以興廢以順天命蓋天之所欲載者非有聲音臭味可推而知也惟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萬邦信之則天載之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人君之德其見於下者甚明其發於上者其著故天意之去就難信也世之所謂不可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適然以其不義故使其政令不浹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是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自商之畿內而歸於王季行婦道於周京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任仲任也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

陽在渭之涘

載成也天既集大命于周於文王之始成人也

則爲作配於洽渭之間洽渭之間太姒父母國

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譬也文禮也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

納幣以定之造舟爲梁浮梁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天既命文王于周京則以有莘之長女大姒適之以纘大任之業其德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佑而命之使燮和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矢陳也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雖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

矣無疑不克紂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駵馬白腹曰騵師尚父太公望也涼佐也肆縱
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於清明之
朝而克紂蓋書所謂甲子昧爽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
穴未有室家

緜緜不絕貌也瓜瓞瓜近本之實也瓜之近本

者常小於其故土居也沮漆豳之二水也齊詩

土作杜漢扶風有杜陽杜水南入渭言國於杜

與漆沮之間也古公亶父太王也復復於土上

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周自不窋奔於戎

狄後世國於漆沮之上子孫衰替如瓜之瓞歲

以益小至於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

盛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

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獲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之從者如歸市朝早也朝發於豳循水而至岐下及其妃大姜皆來相宅言其妃亦賢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膴膴美也堇藿也荼苦也契刻也卜者必刻龜而灼之將是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民之來自豳者也爰於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宮室之所取直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始建國者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
興鼛鼓弗勝

捄虆也陾陾衆也度投也薨薨聲也登登用力
也削屢重復削治也鼛大鼓也築墻者捊聚壤
土盛之以虆投諸版中而築之既成而削之其
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鼛鼓以止衆而不
能止言勸事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
土戎醜攸行

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寢門曰路

門天子加之以庫雉冢土大社也戎大也醜衆也起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殄絶也慍怒也隕隊也問聘問也柞櫟也棫白桵也駾突也喙喘也古公之徙於岐周其心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故不敢失聘問之禮姑與之爲無憾而及其閑暇以脩其政令要吾所植柞棫拔而生枝行道兊而成蹊凡所以爲國者既已繕完則夫混夷將不

較而自服苟猶欲弃突我者則維以自困而已
不能害我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
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
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
都於豐豐在京兆長安而崇在鄠其地既廣其
所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然其政
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其後虞芮之

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朝周而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慙焉乃以其所爭爲閒田而去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虞芮之訟既平其傍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質正也成獄成也蹶動也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子以爲其臣無

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盛貌也棫小木也樸枹生也槱積也小木而枹生以爲無所用材之矣然猶可以爲薪而積之而況其大者乎文王之官人小大無所遺弃亦猶是也故其在朝也其左右翼然趣之言

官備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半圭曰璋諸臣所奉也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文

王之朝奉璋者皆士之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也烝衆也能浮而載物者舟也故舟

載而已不復事行也使衆人楫之而行淠然矣

能得人而官之者文王也故文王官人而已不

復爲也六師與之而其所至者遠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之蒼蒼若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章耳文王老矣無所復爲矣然豈不能遠作人使爲我章哉遐遠也不親之謂遠皷之舞之之謂作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亦琢也相質也文王用人而不爲徒脩其身以御之故外則追琢其章内則金玉其相以爲之綱紀而已綱所以張也紀所以理也綱之紀之而綱乃可取然綱紀不自取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栗屬也楛荆屬也濟濟衆多也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之如周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以樂易求福其報未有不樂易者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鮮絜貌也玉瓚宗廟所用灌也黄流秬鬯也言其祭也維得樂易君子以奉之而神降之以

福禄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道在我而物無不咸得其性鳶以之飛於上魚以之躍於下而况於人乎或曰天之高也以爲不可及矣然鳶則至焉淵之深也以爲不可入矣然魚則躍焉夫鳶魚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豈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無不能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異不信鳶魚之能飛躍哉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載於器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謂熂燎所以除草也木苟柞棫則民斯燎之矣君子樂易則神斯勞之矣皆不求而可以自

得之謂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莫莫盛貌也君子之託於民上如葛藟之施于條枚非以巧得之蓋民之所樂奉耳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媚愛也京室周室也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母大任也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

大王始遷於周故大姜稱周室之婦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姒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毋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尊也恫痛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遠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顯揚也戎假皆大也烈業也瑕遠也文王之在宮也雝雝其和其在廟也肅肅其敬雖士之不揚陋於威儀者莫不臨省之士之無射短於技藝者莫不保任之言文王之用人不求備使士皆獲盡其力故其戎疾無有不殄而大業無有不瑕者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式用也內無所聞知而外不能以告人此士之不學者也然猶擭入而用之故士皆勉於進雖然競作於下成人者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亦不自厭弃也然後文王因其譽以取其後而用之是以下無弃人也古之人猶言昔之人也書曰昔之人無聞知謂老者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皇矣美周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

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耆老也廓大也帝憎四方求民之所歸定夏商之政不獲天心天乃究度四方將擇其可者與之然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憎其惡之寖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與居焉言天非私周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
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串習也夷平也大王之
徙於岐周也伐山川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
遷焉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
者載路而不絕蓋天之祐之也久矣自立其賢
妃大姜以配之而其受命旣固矣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兊帝作邦作對自大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兊易直也對配也人君國之配也大王居周而

天祐之至於草木無不肖視之者旣立之國又與之以賢君故大伯以王季之兄而讓於王季王季因其心而友之厚周之慶而光施於大伯以至於子孫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凡王

季之行雖文王之聖從後視之而無所悔是以
其福能施於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
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援猶偃蹇也帝謂文王無為偃蹇不進巳至
而不取亦無歆慕好先未至而欲得是二者皆
將失之何也退者將以要致之進者將以先取
之要之者不知事之已至而先之者不知事之
未及故莫若安以俟之也夫惟安以俟之故未

及而不求已至而不疑譬如相與皆涉要必我先登于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故文王之於密也赫然征之而無留焉由此道也密密須也姞姓之國在安定陰密阮共周之二邑也徂往也按止也旅師也對荅也伐密所以荅天下之望周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京大阜也矢陳也鮮善也將側也方嚮也密人

之兵依山而侵阮陟其岡而居焉文王之人見者莫不怒之曰安得陳於我陵而飲於我泉哉此皆我有也於是拒之入阮而止不及共矣此所謂以按徂旅也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是與或曰漢扶風安陵周之程邑也及其克崇則徙居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

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為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於是命之克崇自是以有天下焉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仇怨也鉤援鉤梯也臨衝臨車衝車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茀茀動搖也言言仡仡崩阤也訊問也馘獲也連連安安徐也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

于社造于禰禡于所征之地致者致其社稷羣神也附者附其先祖為之立後也肆縱也忽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文王克崇而都豐豐鎬之閒民始附之於是作靈臺焉靈之言善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經度之也營表之也攻作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言不擾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牣充也文王之囿雖
麋鹿魚鼈無不得其所者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栒上之板曰業業上之刻
曰崇牙樅峻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講也
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
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也逢逢和也矇瞍瞽也公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迹也先王既沒而其迹在下不絕者維周然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孚信也三后之世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

命而後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侯維也服事也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其所法者其孝也故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明也許所也繩約也武王昭其孝於來世使約其祖武而行故能久荷天禄而不替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皆來賀之不遠有佐之者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

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匹偶也來勤也方十里曰成成閒有淢廣深八尺文王城豐大小適與成偶非以急成其欲乃以述追其先君之勤孝而已自其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君臣相與洗濯脩絜其政故天下莫敢侮

此則豐之垣也四方諸侯相率而歸周無有不順此則文王之翰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入渭東注于河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皇大也武王之於文王則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京武王之所都在長安鎬水之上辟廱天子

之學也舉其大則自鎬京舉其小則自辟廱其
外無不服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
哉
考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
烝哉
芑草也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水之於物無所
事矣然猶以其澤生芑而況於武王未甞不事
哉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此詩言

文王者先曰文王後曰王后其言武王者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蓋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故也文武則其正號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十六